

華人回國：下飛機行李就已被海關監管！貼封條、上鎖！多個機場都在做...



溫哥華港灣(BCBay.com)李曉綜合報道：最近，不少華人和留學生又被一則新聞給嚇到了：高高興興地回國探親訪友，可剛下飛機就發現，自己的行李竟然已經被海關上了一把大鎖，還貼上了醒目的黃色封條！

封條和鎖上都醒目地寫着：“您的行李已被海關監管，請主動向海關申報並接受檢查，擅自開啓或損毀海關封志將負責任！”

這文字還真是觸目驚心啊，這是怎麼了？到底發生了什麼？

與此同時，去年就曾經在朋友圈瘋傳的一條消息又開始被不停轉發：近日上海浦東機場正在嚴查海外購物進境，所有人全部開箱排隊等待過機審查，僅一個航班就抓了100多人。

整個開箱檢查查了一整天，一直到凌晨一點，都在排隊過機檢查。

雖然100多人排隊開箱檢查這事兒發生在去年國慶期間，可不少不瞭解情況的華人和留學生還是慌了。上鎖加封條這麼嚴重，這是要被海關扣留了？要被稅了？難道箱子里有什麼自己都沒意識到的違禁物品？

據上海新聞網(shnews990)報道，最近不少經由上海虹橋國際機場T1航站樓和浦東國際機場T2航站樓入境的網友在朋友圈里驚訝，“偶的行李怎麼了？”

一位華人朋友湯先生從日本回國時，就遇上了這種從來沒有碰到過的情況。

這篇名為《偶的行李怎麼了？被加了海關鎖和封上黃色封條的親們別慌！》的報道稱，湯先生也是心里頓時七上八下，慌亂中只能老老實實地來到海關檢查通道。

海關關員看到他，指着一旁顯示屏上的圖像，問道：“您箱子里是不是攜帶了肉腸類食物？所有肉類製品都屬於禁止入境物品，麻煩打開箱子，我們看一下。”

海關關員打開海關鎖，湯先生打開箱子後，果然一包日本產的魚腸躺在箱子里。要知道，海外肉製品是不允許攜帶入境中國的，它屬於違禁品！

看到这里，也許大家都會感覺有點奇怪。

人剛下飛機，行李還沒取，中國海關怎麼就能發現箱子里有問題，難道還真有火眼金睛了？原來，這一切都源于中國海關今年開始試點的“先期機檢”，這屬於一種新型的過海關模式。

按照以前的老辦法，大家回國取了行李之後，還要通過海關監管通道，把行李搬上安檢機，再經過一次行李檢查才能出關。

而“先期機檢”則省去大家取到行李後再過安檢的程序。根據官方介紹，海關現在已經把這道安檢程序前移到了行李轉盤起始點，在行李分揀區就提前實施了非侵入式的過機檢查。

必須要說的是，現在的高科技機安檢機特別高級，動植物產品、槍支彈藥、管制刀具、毒品還有超出應稅額度的個人用品……都能夠迅速識別。

“細到一根針都一目了然。”虹橋機場海關大業務監控科副科長章磊說。

對於行李沒問題的旅客來說，這個黑科技無疑是個好消息。新政實施之後，單次航班通關時間已經從原來的40分鐘縮短到15分鐘。



下了飛機簡直可以拎起行李就走了。一旦發現行李中疑似有違禁、未申報物品，工作人員就會給行李貼上封條、扣上“海關鎖”。

萬一你因為誤帶了什麼東西行李被鎖上了也不要慌，像前文中的湯先生一樣，帶着行李前往海關監管通道處理就好。

記住，千萬別想帶着被鎖的行李悄悄離開，要知道這種海關鎖一旦離開海關監管區，就會自動發出警報聲！

到那時再被發現，你就尷尬了。目前，這種無感通關、先期機檢的模式已經在國內很多機場實行。

上海虹橋和浦東機場、北京大興機場、大連、天津、成都等地，都已經開啓了這種新模式。

在這裡還是要提醒一下華人和留學生朋友們，回國探親訪友或旅遊的時候，也要記得避免攜帶中國出入境違禁物品，不然

的話，後果可能也會很嚴重，甚至會犯罪！

前幾天，加拿大境內含大麻成分的食品、牙膏、外用製品等將陸續合法上市銷售。

中領館對此已經發文提醒，一定要看清產品包裝上的提醒信息以及是否標明四氫大麻酚(THC)和大麻二酚(CBD)含量等，避免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購買、持有、食用或攜帶含有大麻成分產品入境回國，從而觸犯中國有關法律法規。

中領館還特別提醒中國留學生和公民避免接觸和使用大麻。無論數量多少都屬於走私行為，此舉屬於刑事犯罪，將被追究法律責任，情節嚴重最高可被判死刑！

此外，如果在國外登機回國前吸食了大麻，即使沒有攜帶，下飛機時被查出吸毒，等同於在國內吸毒，根據不同情況，適用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和《戒毒條例》。

除了違禁物品之外，根據相關法律規定，大家回國時攜帶的物品有5000元人民幣的免稅限額，一旦超過這個額度應該主動申報完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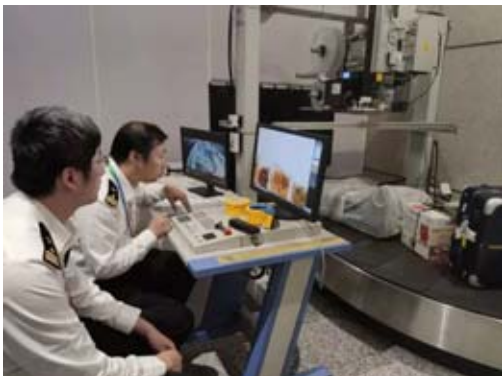
總結來說，目前官方的具體通知如下：

- 1、中國遊客境外獲取總值在5,000人民幣以下予以免稅，如超過應該向海關申報。
- 2、中國旅客境外加免稅店，總值在8,000人民幣以下予以免稅，如超過應該向海關申報。
- 3、非居民旅客攜帶2,000元人民幣以下自用物品予以免稅，如超過應該向海關申報。
- 4、如果有海關20種必徵稅產品，請予以申報。

有電視機、攝像機、錄像機、放像機、音響設備、空調器、電冰箱(電冰櫃)、洗衣機、照相機、複印機、程控電話交換機、微型計算機及外設、電話機、無線尋呼系統、傳真機、電子計數器、打字機及文字處理機、傢具、燈具和餐料。

最後，提醒大家，在準備回國的行裝之前，一定要多瞭解入境時的有關規定，不該帶的就不帶。

如果你身邊有打算回國的朋友，也要記得告訴他們哦。



美國華人學生拍短片《大廚》奪學生奧斯卡獎

據美國《世界日報》報道，美國電影學院(AFI)製片人專業學生鄧怡嫻，與另一位編劇 Vanessa 一起編寫的《大廚》，日前榮獲了2019年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，也是奧斯卡獎主辦單位頒發的學生奧斯卡獎(Student Academy Awards)當中的最佳國內學校劇情片獎(Narrative, Domestic Film Schools)。這是一部以一家中國餐館為故事背景，引發對未來人工智能人文道德思考的短片。

鄧怡嫻提及，2018年春季，當時她與 Vanessa 正為撰寫劇本而頭疼不已。這時她打氣說，“你想想，如果有一天這個片子得了學生奧斯卡，該有多爽。”沒想到這樣一句玩笑話，竟然成了真。兩人一起編寫的《大廚》榮獲了最佳國內學校劇情片獎。

《大廚》是一部由華人學生主創，大部分為亞裔演員的短片，得獎實屬不易。不過身為這部短片的編劇和製作人的鄧怡嫻說，最令她驕傲的不是獲獎，而是作為一個華人編劇，將中國的故事講給別人聽。

近年人工智能的出現和發展，正在或將對社會分工造成巨大影響，不少人擔憂自己的工作會不會被取代。《大廚》的故事就是發生在不遠的未來，所有機械勞動已經被機器人所取代，洛杉磯中餐廳的大廚蒲老頭，必須教會新來的機器人做中國菜。然而機器人卻學不會中國菜自由揮灑的精神。同時，各地抗議人工智能的活動愈演愈烈。

這部短片的創意來自鄧怡嫻，她介紹說，故事的靈感來自她爺爺的紅燒雞。有次她的母親告訴她，即使爺爺手把手教母親做這道菜，但就是做不出那種味道。鄧怡嫻因此想到，如果未來由冷冰冰的機器接手人類的菜品製作，是否能夠做出那種味道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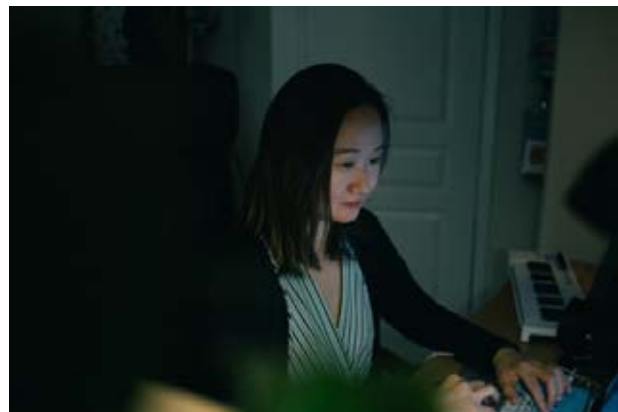
在美國拍攝片子有繁多的規章制度，也是《大廚》劇組資金支出的一部分；電影最後一個主人公在隧道的一個鏡頭就花了1萬多美金。源根說，該鏡頭場景需要封路，警察保證安全，還要醫護人員在場，這都是不得不遵守的規則。

鄧怡嫻說，片子製作過程曾遇到各種困難，說實話，在拍攝過程中，劇組人員也沒有100%信心可以完成片子，好在大家堅持下來了。她說，“如果下定決心講好故事，就去做，不管碰到什麼困難。自己的聲音被聽到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。”

鄧怡嫻北京大學英語文學專業畢業生，因為喜歡“講故事”，她於2016年進入美國電影學院攻讀製片人碩士學位。(王若然)

好萊塢的電影聲音魔術師——2019年度美國加州華人30歲以下創業精英訪談

BY RICHARD REN · PUBLISHED 10/09/2019 · UPDATED 10/09/2019



背景：

周婧珏，電影、電視聲音剪輯師。本科就讀復旦新聞學院，研究生畢業於南加大電影學院。由她擔任聲音剪輯指導的電影《玉蝴蝶》《春花》《無言之城》《除夕夜》等人圍國內外各大知名電影節，紀錄片《吳龍2018紀錄片——舉鐵十載》于央視體育頻道 CCTV5 播出，並在微博獲得上百萬點擊率。她還負責奧蘭多海洋公園的“芝麻街”互動媒體區聲音設計，並取得商業成功。2019年，她在由全美中華青年聯合會、美國華人公共外交促進會、英文《洛杉磯郵報》聯合發起創立的首屆加州華人30歲以下創業精英(AACYF Cal C 30 under 30)評選中突圍而出，入選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華人30歲以下創業精英榜單(AACYF Cal C 30 under 30)，此榜單旨在挖掘在科技、文化、藝術等方面取得矚目成就的加州華裔、留學生創業青年。

問：你自己如何理解電影行業的“創業”？

周：電影行業里，大多數藝術家都是自由職業者。他們即使為大電影廠工作，大部分也是以項目為基礎的“簽約”、“合作”關係，不會按月拿固定薪水。我的工作日程是根據每個項目的截止日期來安排的。這個項目結束了，就要儘量保證

有下一個項目銜接上。一開始項目“原始積累”階段，經常需要自己出去找項目，後來做的項目越多，喜歡與我合作的人越多，我的名聲就會被合作過的人傳出去，讓更多人知道。所以現在我一般就通過工作郵件、短信接受項目邀約，然後提前安排未來幾個月的工作日程。這跟廣播上的創業很像，需要打造、傳播個人品牌，也是一個從無到有、需要時間、經驗一步步做大做強的過程。

問：聲音在電影中地位舉足輕重，但聲音剪輯師究竟做什麼，可能還有很多人不是很瞭解，能否簡單介紹一下。

周：我的工作就是讓觀眾以為在電影院聽到的所有聲音都是現場錄的。如果我的工作做得好，就不會讓觀眾花哪怕一秒時間從電影里跳出來，告訴自己那都不是真的。我要讓觀眾完全沉浸在故事的世界，暫時忘掉現實的存在。具體而言，聲音剪輯有幾個細分的組別：對白、背景、擬音、音效剪輯。對白是把現場錄音中的瑕疵抹去，背景、擬音、音效都是在現場錄音基礎上重新構造故事世界里的聲音。

問：這是不是一個相對比較技術的領域？

周：的確是一個技術性較強的領域。很多導演、製片不懂聲音方面的專業術語，但這完全沒有問題。如果需要客戶在技術層面上告訴我具體該怎么做，那我就是一個純粹的聲音操作員。而恰恰相反，客戶通常只需要用他們覺得舒服的表達，告訴他們腦海中的想象就可以了。他們可以用一些很抽象的詞，甚至和聲音毫無關係的詞，比如“紅色”、“乾燥”、“堅硬”這種詞彙。我的工作就是解讀他們詞彙背後的意圖，猜測他們腦海中呈現的最終效果，然後結合我的經驗、創造來用聲音達成客戶的想象。除此之外，我和

客戶通常都會有個“共同語言”，那就是故事。我們會坐下來一起討論人物、主題、故事結構、情節發展曲線等等。因為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會給聲音剪輯一個方向。我們不會把聲音從電影中孤立出來，漫無目的地談創作。

問：你是如何成為電影聲音剪輯師的？

周：我本科是學新聞的，以前沒有想過自己未來的職業會和聲音產生關係。但我一直很喜欢聽音樂，彈電子琴。可能藝術上有些感覺是相通的，比如音樂和聲音，作曲師用音符來表達，我用音效來訴說。後來我在 USC 電影學院上了一個課，系統學習了從錄音到聲音剪輯再到混音的全過程，掌握了這項技能，自覺這方面還不錯，自此就開始做項目，一個接一個，直到把它變成我的職業。

問：能談談一個你最自豪的作品嗎？

周：《春花》吧，是自己很有感覺的故事。電影從女性視角講了中國南方一個小村莊里的17歲少女春花，在來自大城市曉彤的新女性獨立思想影響下決定改變自己的命運。電影透露出女性主義的精神，同時也通過人物體現了那個時代、那個年紀的人對“女性主義”一種稚嫩粗淺的理解，以至於在面對真正的挑戰時，曉彤顯示出了她的害怕和脆弱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真誠的作品。創作過程非常愉快，我和導演有很多默契，我也融入了自己很多的想法，包括巧用水聲來表達女孩其中一場戲“壓抑的快樂”。最終這個片子也不負眾望，拿了很多國內外電影節大獎，比如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、洛杉磯國際短片節，還參選了奧斯卡最佳真人短片。

問：電影行業競爭激烈，你如何成功地在好萊塢佔有一

席之地？

周：的確好萊塢的競爭是很激烈的，這裡彙聚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頂尖的電影人才。文化多元，工業體系是它特有的魅力。我在每個項目上，都盡最大努力保持自己的專業度，為客戶提供高質量的體驗，以此來積攢、傳播我的“個人品牌”。除了專業，我還有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、個性以及來自中國的文化背景，這些都有助於找到屬於我特定的客戶群。

問：是什麼讓你一直堅持在這個行業？

周：其實每個項目都有新的挑戰，因為故事不同、風格不同，創作的內容都很不一樣。比如這次要設計一個機器人的聲音，即使之前做過機器人，我也不可能完全複製原來的聲音，因為聲音需要符合當時當下的質感。而且每一次合作，可能會遇到一個新的導演和團隊。和不同的人合作，就會激發出新的火花。每個人的生活經驗都大相逕庭，而我們要在短時間內熟悉彼此，瞭解對方的創作背景、思維模式，這樣有助於培養工作的默契。很多時候，我們會交換很多個人的故事來瞭解對方。因此，我也和很多工作上的合作夥伴下成為了私下的好朋友。我很享受這個過程，它通過工作帶給我了很多超于工作的樂趣。

